魏洛京永寧寺

魏滎陽沙門釋超達傳二

魏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魏常山衡唐山舍釋道夫

梁九江寺　釋　驛

魏末魯郡沙門釋

梁蜀土青城山

梁蜀土童山

梁[illegible]沙門釋

魏涼州沙門釋

魏太山朗公石山寺釋僧意傳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三

齊鄴下大庄嚴寺釋圓通傳十

齊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五

齊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六

齊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六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十

續高僧傳卷二十五

隋東川沙門釋

[illegible]都州沙門釋法明

國家圖書館藏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十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隋東川沙門釋

隋鄂州沙門釋法朗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法

二十二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三

隋蘄州重玄寺釋慧巖傳二十四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

十五 法濟

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傳二十六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

唐安州沙門賈 傳二十八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

九 智儼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二十

唐雍州終山沙門釋乂德傳三十一

唐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二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三

勒那湧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基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詣每國宮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時之敬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才異術常送鉢抵承奠有聞見而提才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張 朗字号

時之寂又勑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才異術常送鉤柱承奠有聞見而提於之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煞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尔勿輕他縱使讀万卷書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尔有何耶曰笮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踰窖不殊丱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尔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恢而笑曰笮者所知必依鉤股標候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秅有何形地計斯寔湯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来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莢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罽閒皮袋裏出一物似

今稱衡穿五色綫綫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則抽綫夾根

能知者幾許成校幾許萎死無校斷
許既了蠕蠕囊開皮袋裏出一物似

今稱衡穿五色綫綫別貫白珠以此
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綫眎眼
周廻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
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
文自剖看挍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賸
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
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搭
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檪柒頭待
人伐足乃還放去不以為難此但數
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
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
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
便寢疾閉戶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
見提身不著牀在虛仰卧相告同視
一僧忽欻提還牀如舊遥謂曰門外
是誰何不来入我以牀熱故取涼尔
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
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
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收付滎陽獄
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大
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
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

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
外將欲遠逝以久繫試如遂憩息不

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由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蹇急不能及遠行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為賊取數百僧五繫縛之僧明為甦首以繩急緶從頭至足剋明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覺緶小寬私心欣幸精到弥切及曉索然都斷既因得脫逃遙奔山明且獄監來覔不見惟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返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窣（藕骨反）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為人兇頑勇健多力樂行獵射為梁城窣騎守於襄陽父母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侈鄉閭縱横不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見有廣像戎夏礼敬處

現後因酒會還疾命終偷都地獄苦之相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

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見有廣像戎夏礼敬處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如前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乱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素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化為葉文不具矣尔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惟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雕鎸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任之魏道陵遥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儀容彫鎸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百餘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鍾聲飛響相續不斷莫則其由建德初年像

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

為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鐘聲飛
響相續不斷莫則其由建德初年像

首頻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乃
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十更以餘
物為頭終墜於地後周滅佛法僅得
四年鄰國殊喪識者察之方知先鑒
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
大弘庄餝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
煬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
舊額為感通寺焉故令摸寫傳形量
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終異致令發
信弥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
表故謁達之本廣圖像儼肅日有隆
敬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
寫其形所在供養号為劉師佛焉因
之懲革胡性奉行戒約者殺矣見她
道安剏像碑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
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
矣泰弥恶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
悲以身資為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
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
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
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絶所坐帷下忽
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跌踝

闇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
泰驚惟頂更不復見悲喜流汗更覺

闇金色朗照語泰曰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須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為同意說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蹶耳

釋僧融梁初人住九江東林寺蔫志汎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怯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楊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嘿稱觀世音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刼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言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

夫遂逃走執妻繫獨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惟至心念觀世音更無言

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闇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

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弥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逮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為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怯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草纖毫並盡惟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為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刼所得縛繫於樹將欲煞之惟念觀世音守死

而已刼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

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所得縛
繫於樹將欲煞之惟念觀世音守死

而已刼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
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
等山行逢賊惟念觀音挽弓射之欲
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
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
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
文事包廣不具叙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橦涪人嘗任巴西
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賫獻物下揚都
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
還上蜀決擔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
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
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
期時南武都令孝水縣有法愛道人
高衒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
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瓌偉
来舉繩牀離地四尺相便誦戒神即
馳去斯須復来舉牀（僅動一角知前）復去俄尔
又来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
動尋尔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
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来
礼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
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

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頗涉俗雖
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

礼拜求哀懺謝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後

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頗涉俗雖遺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推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馬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嚙水中忽有大虵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梁王蕭撝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途亦不生天當還生淨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加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四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嘆異礼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此日打鍾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坐僧超

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

日無故業落又維那此日打鍾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坐僧超

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鍾噎表其遷化之晨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圜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嘿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因尔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詫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涸度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乳產生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蘖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伍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尔後孫遊雄悍不避惡狩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瞻勇荆州廳事東先有三

閒別齋由來屢多鬼怪時王建武臨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瞻勇荆州廳事東先有三

間別齋由来屢多鬼怯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惟簡是王君門師專住居之自住一間餘妥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来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欻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礼誦訖還如常眠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絶簡住積載妥隱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振隊別兼之及轒轀所擬舉城同陷取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見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曰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煞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下勑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惟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

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絶壁莫測淺深

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絶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皷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軍覺投計悽遑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曰今厄至矣惟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暗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警覺將發而山谷万重不知出路惟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令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荆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輙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吴國像崐崘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狩無敢入者至今猶

散酢伏伏惟良善要作冠作帔
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

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驪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崐崙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狩無敢入者至今猶尔故靈裕像讃云應感而来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弥死来已久見拜云違奉已来常為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俟待時至及期果有天来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倜蹇殊特衆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尔曰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任在光州自餘香火唄匿散在他邑後試撿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説云僧意志湛耶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巖寺側見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虚放喜追奇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滎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

逐微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閣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徹帶渠藥草延

以魏普泰年行至滎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

逐微逕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閣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徹帶渠藥草延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横鳥雀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黄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屋内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没膝四望惟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脣掛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来自云我同學三人来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来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内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荅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菜下取梨菜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敢此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頷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搭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惟敢聞命彼遂部别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苦瞡僧曰但瞡我自恒業耳達日不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且

暫歸尋来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

苦瞻僧曰但瞻我自恒業耳達曰不
眠更為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且

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
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
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
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
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豊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
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
或云練丹黄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
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
應對不思隨事摽舉帝曾命酒并蒸
胙勑置豊前令遣食之豊聊無辞讓
極意飽敢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
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撤牀見
向者蒸胙猶在都不似敢嚼處時石
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
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覩
靈瑞日日礼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
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
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當
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
特重旁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
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渥龕
畫像語不能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真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

佛不知礼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
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
驚禪及未發前與詣豊所俓即謂曰
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
荅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
荅曰實然豊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
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
即不發及豊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
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
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
力勤修道業便指竈旁去一方石遂
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汎愛通博
以温敏見稱住鄴都大庄嚴寺研諷
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
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履操弘
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
經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
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
中雖有穢汙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
通其意問何所學荅曰涅槃通以素
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
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荅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泠然
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

業相沿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
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咨

僧亦同其所引更為章句判釋泠然
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来經
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
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為佳客遂頓
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辞通
去通日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
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
藉乱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
遺已臨别執通手誡曰修道不欺暗
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来意非正
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断頗曾往鼓
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
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
東即竹林寺有縁之次念相訪也通
敬謝前誡當必往展於是而别至明
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
庄嚴定國興聖揔持等官寺百餘僧
為一番通時尒夏預居石窟意訪竹
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
誡通勿傳此娘言竹林竟無適莫乃
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
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虚指衆亦異焉
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少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
山阜見一老公手巾抹額布裇短褐

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乃各賫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

小谷東出少通人逕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巾袜額布裩短褐執鑊開荒二十餘畝遥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不依徑路僧云任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馬毀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死今復將此面目来耶曳鑊来逐群僧十餘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餧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淺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詠之聲通問竹林所在應聲荅曰從何處来豈非圓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略叙離闊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院脩竹干雲青松蔽日門外黒漆槽長百餘尺凡有十行皆鋪首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旁有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大和上須史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牀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旁有過事者通礼謁却立和上命曰既任

至講堂西軒廊下和上坐高牀侍列
童吏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許眉

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旁有
過事者通礼謁却立和上命曰既任
官寺厚供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
可觀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將通巡
房礼訖見兩房僧各坐寶帳交絡衆
飾映奪目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輒
敢来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頗謂通
日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
房可以消息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
設中食食如鄴中常味食後引觀圖
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不可得
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
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為意
但須諮和上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
為諮白和上曰甚知来意不惜一房
凡受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
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来必
相容勿以為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
願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
手別西行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
步步返望更行數里許欻見峯嶠巖
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
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者舉鑊駈僧假為神怯令通獨進亦
現有緣耳言大和上者將不是賓頭

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達開荒之地
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云前

者舉鑊駈僧假為神怯令通獨進亦
現有緣耳言大和上者將不是賓頭
盧耶入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
等十六諸大聲聞散在諸山渚中又
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大阿羅漢皆
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方諸
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
異鍾唄嚮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
不無其實余往相部尋皷山馬在故
鄴之西北也望見横石狀若皷形俗
談云石皷若鳴則方隅不靜隋末屢
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魏
都云神鉦迢遞於高巒靈嚮時警於
四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
下並建伽藍或樵採陵夷工匠窮鑿
神人獸其諠擾捐捨者多故近代登
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林往往殊異
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乖近有從
皷山東面而上遥見山巔大道列樹
青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珍木美女
相次歡娛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
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
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

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
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

逼暮當還更進數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郭弥者謝病歸家養素閒卷給閒内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娉看之見一沙門執錫擎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時乞食弥近門聲接乃遥應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馬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怯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礼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虚舟舟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霞蔼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礼遂入石中此巖數有鍾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令斯亦感見彖差不可一准大略為言巖穴靈異要惟虚靜必事諠雜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汶陵川失道尋徑入山

希聞奇相矣

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
并向鄴行達芠陵川失道尋徑入山
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無所見寶端
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横支懸磬去
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
外而至四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
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即今何姓
統國荅曰姓高氏号齊國寶問曰尊
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来長老得何
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
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
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
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率皆
如此寶驚嘆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
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
夫忘懷於万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
為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
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
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迹
達鄴叙之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聡詞令備明
大小崇附齊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
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

以四月十五日臨説戒時僧並集堂
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

大小崇附齊講恒以常住齊鄴盛昌
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

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
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
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
堅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
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
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
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
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
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
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
瞋云改變布薩妄充堅義刀膾身形
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
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
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乱欣然
而卒時感嘉其即世懲革不墜彝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為性
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蕩歡醼為任
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
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猶縱造惡
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悸流汗至曉
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黯謂是垢
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
自咎責奈遭此譴遂改革常習反

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
儀昏曉行悔悲嗟交往經一朝餘

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
自咎責奈遭此譴遂改革常習反

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
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
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
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
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
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
中不暫怠率為練行僧也鄉川所歸
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拔
住郡内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為
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
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刼之初未覺
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沙
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
馬朱鬣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
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
絶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
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
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
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
尔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
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
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刼瑱師急往共

救乃各持器仗入山路中相遇排擊驚
散從此每日瑱恒沸之粢葉豈不測

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
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刼瑱師急往共

救乃各持器仗入山路中相遇排擊驚
散從此每日瑱恒弗之業業岧不測
其卒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撿聽
涉勞心遂兩目俱暗住相州大慈寺
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礼誦為先不輟
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
若檀越来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
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襟
衣来覲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輙
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
食還忘失衣襟搜求寺内乃於獻所
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
綱房衣物被業狼藉滿庭芊扇秤尺
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
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
雖目寘乃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
語獻曰伴衆極多患在紫陌河上惟
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
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
等雖然僧綱不赴齋供後會使知綱
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
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令相放

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
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

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
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故

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
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
聞見仍依付領於後弥勤本業遂卒
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為務
年十八乗驢止于叔家叔覩其驢快
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黄衣
人楊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
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
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
牆下黄衣人云勿煞道人若煞大禍
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辞往姉家叔又
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
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
刀欲斫忽見姉夫在旁竟免加害雲
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資挹具瞻經
論名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
来過叔氏叔見當衢闡化深惟昔豐
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
為説法治斷妥然無恨常以此事戒
諸門人曰吾昔不乗好物何事累人
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成誦
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傅弘者體攉應
道攝嗣維摩持戒分身濟度為正衣

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且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陳宣帝時東陽

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傅弘者體攄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胷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辟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撥乱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来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公雙林明導時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賫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来解脫善慧大士敬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士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讓養衆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盤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竺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箕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惑兵灾乃然辟為炸奠攘来禍至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温

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
救惑兵灾乃然辟為炸糞攘来禍至

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
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温
暖色貌敷愉光采鮮潔香氣充滿屈
申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
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
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
聲慟噎山谷陳傑射徐陵為碑銘見類文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
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
無定多住鄂州形貌與世而殊有奇
相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
犬其狀偉大皆黄赤色不狎餘人惟
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
時以大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餧
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
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
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
嶺之表章服盛弊威儀越序扶策徒
行讓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
花為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擅
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
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
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聲

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
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

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聲

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朗脣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澈因以著名然辟脚及手申縮任懐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諸醝飲而嚼噍賭肉不測其来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賭肉滿口頰或復巡江泗泝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無艤艕隨意所往雖淩犯風波晌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撿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俟至尼寺朗隨往到礼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説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来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説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服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歳猶未塵飛而朗口惟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煞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

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

則朝夕不息官人懼以惑衆遂幽而
煞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其遠度

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為
業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
獲賞貨乃滿兩舩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
万貫既懐寶填委貪附弥深惟恨不多取
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
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
身尚尒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内發深
思惟曰吾在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
此說極乎若離要必當尒不如沉寶江中
出家離着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舩
深江之中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令修福業
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
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滉瀁知入水定信心更
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
對衆誓曰不得道者終不出山即迥絶人
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毛焉每覽
經卷始開見佛在其處無不哽咽我何不
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狩戎
有造問學方者皆荅對善權冥符正則自
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准客到其
門潛然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往端坐靜
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當有客至或及百

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蹇
唯三蜀礼以師於携至夾服且曲以天監

門潛然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往端坐靜
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當有客至或及百

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蹇
帷三蜀礼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
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
容繩床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
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眉意一
夕道士忽見東崗火發恐野火焚害仙
也各執水器来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焰洞
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
像寺塔欻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
鄱陽王恢躬礼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冥
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辰常設
浮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
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
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
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
後貴也和果遂昇袞服仙或勞疾見縹
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梡盛妙藥跪而進
服无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
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即往
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為嗜睡如
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
斯澤咸来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
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

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
承命王勃然動色覩頂兵仗住枝翕

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
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

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
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
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
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
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
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遥歸懺
礼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
所王躬盡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
邀還成都之静衆寺厚礼崇仰舉郭
恭敬号為仙闍梨焉開皇年中返于
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
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
端坐而卒仍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
景白疊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許
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
三論深悟其旨寂為得意名價遐布
衆所推美詮每云峯之達解思力吾
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
正理身範律儀攝静松林日惟一食
衣服麁素略無寸積顧步鏘鏘雅有
風彩聞來出都徧弘十誦讃誘前修聽
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
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
臨終告弟子曰吾法處懸遠非汝

若如前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
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

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
臨終告弟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
所知終後盃一指將之雖伸還盃時
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蘄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
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
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撝曰
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厨庫
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
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
乃返鏁其房趣戸開之端坐已卒遠
近聞之七赴闐闔各捨金帛遂成大
聚依言締搆欝成名寺遠皆荷焉自
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
堂用通礼謁去

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
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麁食獘
衣卒于終孝開皇中来至江都令通
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
不為通日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
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
所遊履必賁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
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

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
何力耶答王力也敬從王人續達于

所遊履必賁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
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

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
何力耶荅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
沮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
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
達之王乃手書寺辟為弘讓也初與
王入谷安見一僧著獘衣乘白驢而
来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
神通故来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
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㴱鴉吻下觀
人衆王又問之荅曰此太白山神從
王者也尒後諸奇不可廣録大業之
始帝弥重之威轢王公見皆屈膝常
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
逸郭智辯釋誌公證公杯度一時捻
華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
安而立又於東都為立寶楊道場惟
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
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
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
火起出於内宮弥須慎之及至寒食
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
火死帝時不以為恠送柩太白資俸
官給然安德潛於内外同諸侶惟眠

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延
淄每至丼許為異時有釋法濟者通

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牀邊口流延
淄每至丼許為異時有釋法濟者通
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
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宜慾人罕登
者文帝長安為造香臺寺後至東都
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
有疥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
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辞上曰
天命不常復須後世惟願弘護荷負
舍生便尔坐卒剃髮將殮須臾髮生
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
索大鍾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
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勑送于
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
東都王公以下為造大幡四十万口
日齋百僧至于七七人別日覿二十
五段通計十餘万疋斯並荷其福力
故各傾散家珎云
釋慧偘姓湯晉陵曲河人也少受學
於和闍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
深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
不敢前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
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

和日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
之自尔偏以慈救為業大衆集處輙

不敢前坐戴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

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之自尒偏以慈救為業大衆集處輙為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靈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楊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礼接之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辭長數十丈解齊澍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襍遥拋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内大衆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庾氏未詳何許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雒邑告

有賊起及至覆撿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雖令仗禁初不測其然

有賊起及至覆撿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取禁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駈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援下勑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尅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尼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尔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勑乃捻放諸囚取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縶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乾陽門内别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利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深知神異隆礼敬之勑住化度寺數別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合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三十九　明字号

傳翼非弘偉容山淡然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来居住雒邑告

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
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

深知神異隆礼敬之勑住化度寺數
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合
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
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
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學者
乃云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願其
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
皆往師之而情一榮枯寔遵平等而
言調譎詭不倫和韻或云其法師者
見謗大乘生報無擇其法師者從羊
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捻持
願僧衆曰不久此等當流血矣宜共
慎之時以為卓異共怯輕誕及遭法
談等事尋被簿録裁之都市方悔前
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
遠召藝僧遂霑慧日而歷遊寺院不
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
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
驚叫湧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
裹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為徵地也及
鳥起逆諸軍並著七項裓額如其相
焉咸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悪罵曰賊
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咸土當風
揚之後覆鳥獸逆黨並被株翦長夏

焉咸圍東都召陽通塞遂惡罵曰則
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

大悅召而勞遣明又以箕盛土當風
颺之後覆鼎感逆黨並被誅剪長夏
門外曰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
無故卒于雒邑賈逸者不知何人隋
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没有逾符
讖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
身諸縣及至推驗方都其德行迹不
經而為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
暠者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
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
所因也後有諍起暠被引禁官司責
問引辯而荅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
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
卿有女欲為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
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礼贈廣索錢米
尅日成就數往彼門楊聲陳述女家
著耻遂密煞之埋在糞下經停三日
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煞之事大業
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
側或騎檎檻手捔之云拗羊頭掇羊
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乱
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
祐師者楊狂岷絡古老百歲者云初

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黄
衫飲敢同俗酒上無定處每有大集

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羅君文有楊
祐師者楊狂岷絡古老百歲者云初

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黃
衫食敢同俗捆止無定每有大集身
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
驗時共稱美迄于唐初猶見彼主後
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
和未思泌恶代親遠戍無憚艱辛十
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珎禪師受
持定業珎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
性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重邃堪
為靈窟珎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
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来
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内口銜
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
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
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斗用供常
限乃至龍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
寺是人也順時躬覩斯事更倍歸依
力助締搆隨便請業末行化慶州勸
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
来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
給而莫委供所由来千人皆足嘗有
清河　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慳

恶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

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觝嗤其道發異頻為如此也嘗引衆驪山夏中插靜地多虫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虫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虫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差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原縣民田萑埵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瘂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曰永即瘥復武功縣僧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嬈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嬈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巫覡所事躬為併儲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凡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胷懷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

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凡益厲涉

絡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清河　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懟

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墮陸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不涉世全不留心隨有任用情志虛遠但服麄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乃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隆礼崇敬儲宮王族懿感重旨誡約是投無爽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送于焚屍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制服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皇鑾令恒有異香流氣晃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四衆良辰赴供弥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皐華嚴攝論尋常恒講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

越振績京皐華嚴攝論尋常恒講
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
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
婦五年同牀搢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
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跡付囑留累遂進
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
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
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須曉開皇十九年
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
大解南埵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
樹枝下暎四表於今見在因尒營理僧役
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從曇遷禪
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採名
教尠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惟陳止觀
無相思塵諸要脉節深會大旨遷弥重
之語諸屬曰尒雖曰考通文義無擇昏
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自尒儀服飲啖
未嘗篇章頗為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
常供僧役有暮者從其所為因事呈理調
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寘目坐禪窮尋理
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
遊觀役心使有薰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綫動逾
信宿初無頓晻後入禪定稍程異迹大業九年嘗
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illegible]計到甲雖深不動氣絶色變

信宿初無頃晷後入禪定稍程異迹大業九年嘗
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鬬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

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
將欲洪塍傍有智者令其歸命擔不
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諍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
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
衣守之經于六宿比出告吾雖在水
中惟獘土金我耳又屬嚴冬氷厚雪
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
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
火炙煞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
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
置莊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縣東山
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輜遠故使
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
躬事搭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
跏坐爲說禪觀時或獘其勞者聞法
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
奄然不語怯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
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
命去英百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

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荅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
路乃逢告使其知徵通感類皆如此

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屈講及遯捨命去英亘重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

其衆曰遯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荅曰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徹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急須取積明日閒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荅自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時念善處明相既現口云捨却奄然申世近人以手循從下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將終曰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羣鳥集房數盈万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褒公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焰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一川化行之所聞哀七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

之僉以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在

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

之僉以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疏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才下一鑊地忽震人各攬草臨卧地驚懾周十五里皆大動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頭翔鳴柩上至于龕所廻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氲存亡捻莘不負身世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質長偉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麁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弘奬年有凶累毒勵流者必先勸四民令奉三寶其所施設或礼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穰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殃終預記未然略如對目時遭旱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撝其日當雨但齊其夏約時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廣狹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失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壯年在道惟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雙石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為起白塔苫然山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

貞觀十二年卒於山舍百姓感焉為
起白塔苫然 山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掉舉僅觀採恒帔敗納裙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牀上加以薦瓦梡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繿縷為經營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開閉同房僧不知靈異号為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為衣食往往遮障鏁門鏁櫃費時乱業種種聚斂侵侵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餺飥寺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假課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嘅嗽達暑余親目見故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辭世壤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賣粮粒不擇林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

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

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寺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披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蔽氷炎常於講席評叙玄奥而不肖之夫言行矛楯及至飲啖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豈其尒耶若指聖懷斯寔凡庶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弟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為功性不拘撿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啖菜任性遊縱或攬折蒿藿生宛而食至於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弃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慄必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以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道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

以也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道唯存離著所得財利並

營寺宇大將軍薛万均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連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敢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尔已後稍改前迹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内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内都毀血汙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旁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覔行人隨負多少送乃將錢寺門伺覔行人隨負多少倩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而不禁及往勘僧不失一文斯達臺虛懷定難准也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来赴數千而供度閬然不知何擬大衆各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轝充道而来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来食訖須史人車不見今盛業京輦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不曲盡

今盛業京輦朝野具瞻敘事而舒故不曲盡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第五十一張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感通上

明字号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